

說疫



中華民國丁巳年初刊

詩經

金臺丁國瑞子良甫編輯

北京富華印刷所排印

竹園叢
書之一



說疫序

聞之化學家言 單體物質 雖經千錘百鍊 而不變其性 夫所以克保其性

者 以其有真理在也 竊以吾國之醫亦然 溯醫學肇自岐軒 而仲景實集

大成之聖 厥後代有傳人 各本其獨造之詣 而立說著書 蓋數千載於茲

矣 但國家不加提倡 聽其自生自滅 醫藥兩學 迄今有江河日下之概

惜哉 自歐洲物質文明輸入 一般維新志士 怵於西醫之器械精巧 議論

奇闢 遂唾棄國粹 一掃而空之 坐井觀天而曰天小 奚足怪也 邇來防

疫之說起 前車殷鑒 不惜犧牲鉅款以補救之 苟有持異同之說者 幾遭

當路之攢斥 不知醫者乃最可研究之學問也 西人創百斯度虎列拉諸名詞

譯之曰瘟疫曰霍亂 其名不同 而其病則一也 西醫歸之於細菌 中醫

判之爲戾氣 菌先氣後 氣先菌後 此關鍵極有價值也 閒嘗披閱前史

由宋迄明 其書瘟疫者 固數見不鮮 而治法亦因之以傳 固不若今之談

虎色變者 昔年津郡大疫 街衢污穢 其可以滋生黴菌者 詎可以恒河沙
喻 而沿途散佈之藥粉如許 天假之福 津邑獨倖免 防疫之力乎 抑非
防疫之力乎 恐不待辯者而自明也 今丁君對於防疫問題 大抒偉論 刊
諸報章 且擬印書若干部 以廣流傳 意非不善 而綜觀其字句間 仍有
未盡矜平躁釋者 寄語丁君 無庸客氣爲也 成敗利鈍 歷久自明 儻和
田啓十郎者 執我醫藥權 登高而呼 聲加十倍 則服從彼之學說者 將
羣唱醫學國粹論 不較君鼓吹之力爲尤太平 是爲序

天津警察廳考取正醫士邵山張際和謹識

自序

西醫所稱之百斯篤 卽我中國所謂之瘟疫也 瘟疫一門 包括甚廣 名稱不同 見症不一 南省有稱曰瘧曰瘡曰痧者 亦疫類也 昔年滿洲之疫 與夫今年綏北之疫 此皆疫癘症中之最泛常普通者 在中國爲數見不鮮之症候 而西醫實束手無策者也 當疫之初起也 苟能隨地治療 勿失機會 一面施以正當之隔離防範 不難隨時撲滅也 乃不此之務 而惟張大其詞 既不許親族近接 又不許中醫施治 因西醫視爲不治 卽認定爲必死之症 於是不論是疫非疫 有疫無疫 拘留檢驗 如臨大敵 由此則無人不疫 卽無人不死矣 置二三十人於三四間冰冷之空屋內 輕病者與重病者同牀 無病者與有病者同居 衣食不足 益之以冷浴消毒 驚魂未定 加之以虐待恐嚇 雖無疫症 亦不敢不死 揆情度理 天下有此等隔離病室乎 反不如不隔離者 尚有一線之生路也 所以人民有不怕疫而怕防之謠 實由死於疫者少 而死於防者多也 乃當事者 卽將防死者之姓名人數以疫報 多多益善 而防疫之大功始告成 實則此疫年年有 不過因防而始顯著也 假使中醫書上所載之毒癘暴疫流行 朝發夕死者 吾恐此種防法亦毫無濟於實際也 再以風俗習慣言 中國人民 向重孝道 人子對於其父母 送死每重於養生 今而同其子 而置其父母於死地 或父母既死 而不使其子女葬其屍身 此等苛政慘劇 雖禽獸尚不忍見 況人類乎 所以防疫因操切而激生事變 亦不能盡怪愚民之無知也 使大人先生 偉人閥老 代小民設身處地一想 亦不能不惻然心傷 且民窮財盡 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每一防疫 則必大借外債 多則千萬 少亦數百萬 以爲不如此 卽爲輕視善政也 然外人未入中國時 中國人 亦未必皆疫死也 今既耗財而又傷命 交通商務 又受莫大之損失

當道諸鉅公 竟不預籌善後之法 則來日方長 我中國尚堪再三防疫乎 或曰 信如子言 則防疫誠爲多事乎 曰 否 疫有疫之來源 防有防之道理 但今日所行之防疫政策 余實

不忍曲爲贊同也 夫疫 乃人人當防 亦時時當防者也 然善治疫善防疫 終不如無疫之爲愈

也 歐洲疫少之原因 實由其教育已普及 人民富於衛生知識 而體育健壯 故其疾病少 疫

癘鮮 此非治之功 亦非防之力也 我國城鎮都會 不講清潔 家庭衛生 尤不注意 隨處皆

有造疫機關 欲其無疫癘之發生也難矣 然欲使其成清潔之習慣 當自國民教育始 且當自社

會教育始 但全國識字者 僅得百分之五 故無疫之希望 直夢中之空談耳 不得已而求其次

則惟先事預防而已 然先事預防 亦空談也 何則 人民大多數不講衛生 而街衢之穢汚復

如故 馬路上撒石灰 小巷中傾倒穢水與便溺 以此現象 而曰預防瘟疫 豈非預製瘟疫之變

名乎 以事實而論 遂成疫發現而後始防疫 疫既發現 而始大張旗鼓以防疫 其不蹈滿洲防

疫之覆轍者幾希 今爲亡羊補牢之計 與其耗財擾民 激事變而搖動國本 何如順天理 近人

情 作根本之解決 而爲一勞永逸之計也哉 其計維何 卽防治兼施是也 見病治病 不論其

菌不菌 隨起隨撲滅之 則省去許多擾累 既不害民 又不病國 行之萬年 可無流弊 綏北

防疫之說起 鄙人鑑於往年滿洲防疫時 國家與人民 損失之鉅 不禁悲感憂懼 同時併發

乃拉雜一篇 題名說疫 登於天津益世報上 嗣因臨近舊曆除歲 篇幅過長 是以該報於原稿

多所刪略 今檢齊付梓 藉以就正於有道 使全國皆知染疫防疫治疫之真正所以然 庶將來再

遇此禍時 不致茫無所措也 明知對於西醫之學理心理 稍欠迎合 而投之天理人情 自信尙

無不合也 昔人云 臣罪當誅 臣志無他 吾於說疫亦然 民國七年一月 宛平丁國瑞子良自序於天津敬慎醫室

●新歌謠●

(錄報) (補菴)

○禽言○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
得也哥哥 閒說鼠疫來汾河 交通斷
絕將奈何 鐵路不賣票 日日載客過
問君何能爾 錢能通神理則那 亦
有檢疫吏 羶惡如鬼魔 獨見番佛口
開笑 立時語溫顏色和 任君長行去
隨處起沉疴 若不看佛面 請君入
網羅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

說疫

宛平王國瑞子良編輯

第一章

探源

昔喻嘉言先生（名昌字嘉言南昌人）前明崇禎朝時棄舉業而攻醫著有傷寒尙論 醫門法律 寓意草三書行於世）有言曰 聖王御世 春無愆陽 夏無伏陰 秋無淒風 冬無苦雨 乃至民無天札 物無疵癘 太和之氣 瀾滿乾坤 安有所謂瘟疫哉 然而周禮儺以逐疫 方相氏掌之 則瘟疫之由來 古有之矣（古時科學未發明 儺以逐疫 以安民心 非真有鬼憑之也）古人元旦 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 上巳採蘭草 以襲芳香之氣 重滌穢也

又曰 四時不正之氣 感之者因而致病 初不名疫也 因病致死 病氣屍氣 混合不正之氣以傳染 斯爲疫矣 以故雞瘟死雞 猪瘟死猪 牛馬瘟

死牛馬 推之於人 何獨不然 所以饑饉兵凶之際 疫病盛行 一人病氣

足充一室 況於連林並榻 沿門闔境 共釀之氣 益以出戶屍蟲載道

腐瑾燔柴掩席 委壑投崖 種種惡穢 受之者 病從其類云云

前明吳又可先生 所著瘟疫論中之雜氣論有云 寒熱溫涼 四時之氣 往

來可覺 山嵐瘴氣 嶺南毒霧 咸得地之濁氣 猶或可察 惟天地之雜氣

種種不一 其來無時 其著無方 衆人有觸之者 各隨其氣 而爲諸病

焉 其爲病也 或時衆人憎寒壯熱 項強體重 頭面浮腫 目不能開 咽

喉閉塞 舌乾口燥 氣促息短 二便艱澀 此即俗名爲大頭瘟者是也 或

時衆人 喉痺咽腫 頸筋粗大 上氣喘促 肚膨腹脹 胸膈飽脹 失音聲

啞 此即俗名之蝦蟆瘟者是也（按此症 即西醫所稱腺百斯篤也 中醫又

稱之爲結核瘟 又稱爲瘟毒發頤 喉爛者稱疫痧 又名爛喉痧）或時衆人

心胸板脹 肚腹絞痛 腸鳴乾嘔 二便秘結 此即俗名之絞腸瘟者是也

(又名絞腸痧) 或時衆人 膝脛冰冷 便清泄白 雙足腫大 寸步難移
此即俗名之軟脚瘟者是也(按此二症 又統名之爲霍亂 俗名轉輾肚子
即西醫所稱之虎列拉也)或時衆人 腦悶頭暈 胸高脇起 腹中飽脹 肚
臍上下絞疼 嘔汁如血 此即俗名之瓜瓢瘟者是也(按此症 與近今所稱
之肺百斯篤相類似)或時衆人 通身上下 起凸結塊 疼如錐刺 紅腫如
瘤 此即俗名之疙疸瘟者是也(按此症 即火瘤丹毒之類也)此皆雜氣中
之最厲者 故又名之曰疫癘 緩者朝發夕死 急者頃刻而亡(瘟疫論中皆
逐症開列治法 茲不贅)

漁陽林北海先生(名起龍 前清康熙朝人)題喻嘉言瘟疫論序云 天地以
生物爲心 寒熱溫涼 四氣遞運 萬古不易 人生其間 或觸寒暑而病者
皆其起居無時 飲食不節 氣虛體弱 自行犯之 非寒暑之過也 若以
寒暑爲疫癘之氣 觸之即病 則人無噍類久矣 豈天地生人自然之道哉

至非其時而有其氣 謂之不正之氣則可 謂之疫氣則非也 何也 不正之

氣 人感之者 有病有不病 未可一概論也 若夫疫氣 則不論富貴貧賤

老幼男女 強弱虛實 沿門闔境 傳染相同 人無得免者 此惟大兵大

荒之後有之 而饑饉之年尤甚 流離滿野 道殣相望 或趨鄉鎮 或集郡

邑 或聚都城 安置失所 賑濟寡術 九重萬里 呼籲無聞 三五成羣

死無虛日 千百一塚 埋藏不深 掩蓋不厚 時至春和 地氣轉動 浮土

塌陷 白骨暴露 血水汪洋 死氣尸氣 濁氣穢氣 隨地氣上升 混入蒼

天清淨之氣 而天地生物之氣 變爲殺厲之氣 無形無影 無臭無聲 從

口鼻而入 直犯臟腑 正氣閉塞 邪氣充斥 頃刻云亡 莫可救藥

林父曰 禮記月令云 孟春之月 先王掩骼埋胔 正以是月天氣下降 地

氣上升 誠恐髑骼穢惡之氣 隨天地之氣升降 混合爲一 有害人物 故

掩埋之 此預補造化大有功也 蓋以人在氣交之中 如魚在水 一毫渣滓

混雜不得 設川澤潑灰 池塘入油 魚鮮有得生者 人受疫氣 何以異此

是以自古聖君賢相 參贊化育 變理陰陽 消弭疫端於平日 捍患禦災

煮粥施藥 救濟疫害於臨時 人無橫夭 世躋雍熙 文人解爲澤及枯骨

失其旨矣 詎春月當澤及枯骨 而夏秋冬之枯骨 遂不當澤及哉 近有

好事之徒 設立壇廠 將天亡屍骸 架火焚燒 烈燄張熾 腥聞於天 毒

氣薰蒸 惡味氤氲 流行傳染 以致發生一種怪症 似痘非痘 似斑疹非

斑疹 一二日間 卽涉危篤 枉死甚衆 然離城二三十里 卽無此症 豈

非明驗歟 嗟嗟 異端妖術 惑世誣民 昧者反以爲善 聚衆譁之 斂財

助之 此倡彼和 奔走若狂 揆之先王掩骼埋胔之義 不大相乖舛耶

按以上諸說 疫癘之氣 實由穢惡不潔醞釀而成 與時令不正之氣相合

卽混而爲疫矣 疫之名 由來已久 治療之法 中醫代有發明 成法

具在 非空談也 惜彼時科學尙未發明 無顯微鏡之檢視細菌 故無病

原菌之名 而僅名之曰疫邪 或曰疫癘之氣 或曰疫毒 如傷寒之稱寒

邪 風暑溼之稱風邪暑邪溼邪是也 究之 細菌也 疫邪也 疫癘之氣

也 疫毒也 同爲傳染之媒介而已 而醞釀發生此媒介物以害人者 乃穢

惡不潔與時令不正之氣 化合而成之者也 謂細菌爲傳染之媒介則可

謂細菌爲病原則不可 蓋細菌未發生之前 尙有一原因在也 原因者何

卽穢惡不潔與四時不正之氣候是也 試想病菌學未發明之前 世界人

類 固不知有此物也 而疫癘爲病 中國在秦漢以前已有之矣 西歷紀

元二千年以前 希臘大疫流行 羅馬於耶穌降生一百十四年 至一百八

十年 屢有疫疾 日本於崇神五年 文武元年 天平七年 仁壽三年

弘仁五年 皆有大疫 中國自漢晉以迄元明 疫癘之慘 史不絕書 而

以崇禎十四年與十六年 京師之大疫爲最厲 死者竟至二十萬人 是中

外古今 無不遭此浩劫也 中國人不注意衛生 尤無清潔之習慣 溝洫

不治 道塗不修 其罹疫也 多由於人事之未盡 至於歐美各邦 以及東鄰日本 人人講衛生 清潔成習慣 衛生警察之精密 全球莫與比倫 而仍不免有疫癘之發生者 足見中醫氣候之說 與疫癘確有密切之關係 非無研究之價值也

第二章 細菌

歐人物質文明之進步 豈有限量哉 卽以醫學中之細菌學而論 足有令吾輩且驚且嘆且羨慕者 蓋學問之道 本應如是之研究也 大學有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卽物而窮其理也 蓋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 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 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西人科學之進步 其得力處 正在有此等之精神也 西醫對於一切氣化傳染病 本無原因治法 如傷寒溫熱之傳經 疫癘之毒

烈 與夫白喉痘疹 霍亂赤痢 疫癘爛喉 凡一切傳染性之外感病 悉認爲不治之症 其所以不能治者 由於不講氣候與風土 不講陰陽表裡寒熱虛實 不分外感與內傷 不明亢害承制之原理 無論何病 惟以形跡求之 有形跡者爲可憑 無形跡者爲無據 對於傳染病既無原因治法 故無成法之可循 既無成法之可循 故對於治療上無經驗 無成法 無經驗 於是苦心探索 仍從形跡上以求之 幸得顯微鏡之輔助 而細菌之學說 遂成立矣

細菌 界乎動植物之間 爲一種化生物 細菌學者 近今已成一種最有價值之專門學 且爲世界科學家所共認者也 如百斯度(卽瘟疫) 有百斯度之菌 虎列拉(卽霍亂) 有虎列拉之菌 推而至於實扶的里(卽白喉) 腸望扶斯(原譯爲傷寒) 赤痢(卽痢疾) 凡一切傳染病 莫不有菌 形狀不同 絕不相混 從病人之痰中血中皮膚中排泄物中 取出病菌 而能培養之

使其發育 造標本模型 以教學者 西人求學之苦心 可謂至矣盡矣 雖

然病菌之形狀既已發明 而對於一切傳染病仍無根本上之治法 蓋皮膚病

之細菌 可以毒藥殺之 菌滅則病自愈矣 若治傳染病而用之於內服劑

則並病人而亦殺之矣 於是又苦心思索 以化學之原理 經多種試驗 研

究出一種抗毒素 用注射針 注射於病人之身 然其多年之成績 僅能施

之於極輕之白喉症 稍重者則仍無效也 施之於預防傳染病 亦有效有不

效也 西醫既認細菌為病原 又無滅此病原菌之妙法 則凡遇傳染病時

於臨床治療之際 其困難有不堪言狀者 迨用寒暑表測驗病人之熱度 懸

想以冰撤熱 或可病愈 於是乎不分表熱裏熱 虛熱實熱 溼熱燥熱 真

熱假熱 一概以冰冰之矣 以冰囊而施治於腦膜炎等局部之輕症 成績頗

佳 然施之於全體大熱之症 無論表裏虛實溼燥真假 鮮有不壽終冰寢者

冰既無效 於是待期療法之學說又成立矣 待期療法者何 即將患病者